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以其无以易之。

李铁君·著

民族饮料与可乐巨头的商业对决

强悍如水

李铁君·著

民族饮料与可乐巨头的商业对决

强悍如

可口可乐

云南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强悍如水/李铁君著.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085-1564-9

I. 强…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5157 号

强悍如水

著 者 李铁君

责任编辑 邓锦辉

特约监制 马利敏

特约编辑 孙珞珈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东路北小马厂 6 号华天大厦

网 址 www.cicc.org.cn

承 印 者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2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引言

2002年8月2日，美国百事公司、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中国”），联合向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出申请：要求依法终止其在四川成都设立的合作企业——四川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百事”）的所有合作合同和协议，并解散“四川百事”。同时要求中方合作者——四川省韵律实业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韵律”），就其违约违规行为给予经济赔偿。

8月7日，“四川韵律”、“四川百事”致函“百事中国”，并抄报国家和四川省有关部门及各“百事可乐”中国装瓶厂的中方负责人，表示：非常欣赏“百事中国”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的做法。这充分表明“百事中国”终于回到依据法律、依据合同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了。

致函还说：“除坚决地、毫不妥协地依法、依约进行仲裁，让‘百事中国’为其违约行为付出代价，捍卫中方的合法权益之外，还将适时向有关部门详细汇报‘百事中国’的种种违法行为，以及其肆意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践踏中国法律的行径……”

至此，一场不大不小的国际仲裁案就此展开。

此后不久，就是这件看似“不大不小”的商业纠纷竟然演变成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媒体风波。《经济观察报》以《争取四川百事》为题，报道了整个事件的始末；《环球企业家》杂志则刊发了《百事中国合资灰幕》一文，从中国商界潜规则的视角，对事件进行了独特的剖析……

一石激起千层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在国外媒体上也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投资环境”和“投资风险”的大争论。

《亚洲华尔街日报》的两位记者在采访了双方的首要人物后，于8月15日在该报上发表了题为《百事在华争端显示了拉郎配式合资企业的风险》的报道。随后，该报又于8月22日刊登了题为《汽水与欺骗——在中国投资仍然是一个有很大风险的事业》的评论文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以其无以易之。



第一章

.1.

床头那部红色的“诺基亚 N72”犹如一名风姿绰约的舞者，在愉悦的铃音中抱有韵律地舞动着。

程雪雁走到床前一把抓过电话，见上面显示着谢思涵的号码，便忙按下接听键说：“你好，思涵。”

话筒里传出了谢思涵平静的声音：“雪雁，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一篇新闻，是关于‘蓝冰可乐’的。我想，这个信息对于我们或许会有帮助。”

“蓝冰可乐？”程雪雁闻言不禁怔了一下。

她当然知道这个身为“两大可乐”之一，享誉全球的软饮料品牌——蓝冰可乐，以及这个品牌的持有人蓝冰可乐公司——那家跻身于“世界 500 强”之列的强势跨国公司。

职业的敏感度让她意识到，难道是蓝冰公司内部出现了哪些人事上的变动？亦或是多大的震荡？

“是在人事上有了什么大的变动吗？”程雪雁不由脱口而出。

谢思涵沉吟了一下：“或许会造成人事上的变动，而且相信会直接波及山城蓝冰可乐公司。”

“‘山城蓝冰’！”程雪雁再次暗吃了一惊，问道，“到底是什么？你就别卖关子了。”

谢思涵说：“你可以现在就上网看一看。只要在‘百度’打入‘蓝冰可乐’四个字搜索一下就可以了，过一会儿咱们再联系。”

程雪雁挂断了电话，急忙打开笔记本电脑迅速登录了互联网……

须臾，一行醒目的标题赫然映入了她的眼帘：蓝冰中国起风波。

今天下午，记者应邀参加了蓝冰中国有限公司（简称蓝冰中国）在京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会上，蓝冰中国区总裁彭宇时和总经理魏鸾慧宣布：该公司已于昨日正式向设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出仲裁，请求仲裁院裁决终止与山城蓝冰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简称山城蓝冰）签署的《中美合作山城蓝冰合作经营合同》、《商标许可合同》和《浓缩液供应协议》，同时解散山城蓝冰，并由其中方合作者赔偿由此带来的一切损失……

“是合资纠纷。”这则新闻虽寥寥数语，可在程雪雁的心里却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解散山城蓝冰可乐公司，停止其使用蓝冰可乐的商标，这一切将意味着什么……”

众所周知，“蓝冰可乐”诞生在距今100多年前的美国，与其老对手“红火可乐”一起并称为世界两大软饮料品牌，其产品配方和商标持有人是蓝冰国际公司。

自从80年代初，蓝冰进入中国之后就加大了在中国市场扩张的步伐。到了90年代中期，蓝冰在中国的合资、合作企业已经达到了22家。并且，专门成立了负责中国业务的机构——蓝冰中国有限公司。

蓝冰中国的角色既是蓝冰可乐的品牌所有者，又是其饮料浓缩液的独家供应商。

同蓝冰中国合资的所有中方企业，即建设在每一个地区的蓝冰可乐公司都是从蓝冰中国购进制造饮料所需的浓缩液后，按照一定的比例，自行完成饮料的灌装步骤，这在其内部被称为装瓶厂，而山城蓝冰可乐饮料公司在蓝冰中国构建的这些装瓶厂中是极为引人注目的一个。

山城蓝冰仅在成立的短短两年内，就使蓝冰可乐在山城的市场占有率从零上升到57%，这对于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山城来说，绝对是一个让人激动不已的数字，而这一业绩更是在蓝冰全球的市场体系中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双方合资后的第三年起，山城蓝冰开始实现赢利。此后，便以每年超过15%的增长速度飞速成长，当年的利润更是高达4500万元。这一切不只得益于蓝冰可乐这一誉满全球的品牌，更多的则是依靠山城蓝冰自己，针对本地市场的实际情况，而展开的一系列富有特色的营销。

由于各装瓶厂都是独立运行的利益体系，其员工的福利、薪酬都由各中方的合资企业负责，同蓝冰中国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所以，一旦仲裁院通过了蓝冰中国提出的：解散山城蓝冰公司的话，那么其现有的员工必然就会面临着重新择业的问题。

“有了这件事做引子，或许会从山城蓝冰内部挖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看过新闻，程雪雁缓缓地走到窗边，向外面望去。窗外，美丽的维多利亚港在夜色中显得分外迷人。此时，程雪雁却无心去欣赏那美轮美奂的景致，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程雪雁是山城N.I.C公司的猎头顾问，这次来香港是参加亚洲区总部组织的一次培训活动。可谁知，在培训开始的第二天，好友谢思涵就不远千里从北京赶来，交代给她一件事：谢思涵所在的北溟集团要在山城设立一家饮品公司，让程雪雁帮忙物色一位总经理的合适人选。而且，要求也不复杂，只有一项：这个人要具备饮料行业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双重高管经历。

可就是这看似简单的委托，却着实让程雪雁颇费周折，可结果却依然徒劳无功。

这几天里，她一边接受培训任务，一边又在忙着谢思涵的委托。因为从谢思涵的表现来看，程雪雁的心里非常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

首先，北溟集团的总部设在北京。是一家集房地产、生物制药、商业服务为一体的大型企业财团。总裁杜鲲鹏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后赴美国留学多年，是一位学识渊博，阅历极深的商界奇才。这位新组建公司的总经理是杜鲲鹏亲点，那他对这个职位的要求之高自然可见一斑。

其次，谢思涵作为杜鲲鹏的特别助理，为了这件事专程从北京赶来，恰恰说明这件事很急。自己参加培训的时间不过一周，如果不急，她大可不必非要在这个时候专程飞到香港当面详谈，而完全可以等自己回到山城之后再作接触。

综合分析，便可得出一个结论：对于北溟集团来说，这是一件既重要又紧急的事情。而对于自己来说，能否顺利地完成任务既关联到公司的声誉，更关系到朋友之情。所以说，这是一件想推辞都不能推辞，不想做好也一定要做好的事。

这期间，谢思涵的工作效率极高，回京的第二天便起草了项目的合同文本，而总裁杜鲲鹏的手笔更是让人为之瞠目：仅就这一单项人选的猎头费居然开出了1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这种条件对于任何一家猎头公司而言，都算得上是一个天大的业务。北溟集团凡此种有悖于常理的行为，让程雪雁对这件事愈发地感到扑朔迷离。

“饮料业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双重高管经历”这是一个看上去似乎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要求。可“大简至繁”，其潜台词恐怕只有明眼人才能窥其究竟。程雪雁自然明白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要求。这句话的实质意义就是：只有具备了条件，才有资格参加接下来的面试，以及一系列其他的相关程序。

在港期间，程雪雁为此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她一方面把任务指令传递给了山城N.I.C的执行人员，另一方面亲自动手来搜集饮料行业内的各种相关信息。与此同时，她还动用了自己在业内的全部“线人”，以期能够获得更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

一转眼三天过去了，山城传来消息：现有人才库没有与目标对象相匹配的人选。

再一转眼，一周又过去了，线人们也都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杳无音信。工作进展如此迟缓，这让程雪雁不免暗自心焦。好在明天就可以回山城了，离开项目地的远程遥控，自然不比身在其中来得得心应手。而谢思涵刚刚的这个电话似乎又让她看到了希望。

想到这里，谢思涵的电话又打了过来：“雪雁，上学时你选修过法律，你觉得这场官司到底谁会胜出？”

“从表面上，蓝冰中国和山城蓝冰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不然的话也不至于公然反目。蓝冰中国提出仲裁的三个合同如果全部终止，这将意味着同山城蓝冰脱离了一切关系。没有了蓝冰中国的浓缩液和蓝冰可乐的商标使用权，山城蓝冰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无水之源，不过是一个壳子罢了。”程雪雁略微思忖了一下，继续说，“若要说谁输谁赢，仅从现在获得的信息还无从判断。一般情况下，这种国际性的仲裁程序非常烦琐，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才会有结果。”

谢思涵沉默了一下，问道：“你认为这件事会对我们有帮助吗？”

程雪雁说：“蓝冰中国此举无异于投了一枚深水炸弹，这在山城蓝冰内部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波澜。虽然我们不了解这次事件的内幕，但对于聪明人而言，这期间最保险的做法就是‘骑马找马’。要是真的等到一年之后，仲裁结果是山城蓝冰败诉，到那时再作打算的话，所消耗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就太大了。”

谢思涵接道：“所以，对于猎头公司来说，在这个时候介入山城蓝冰是最恰当的。”

程雪雁说：“不走近他们，不接触他们，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机会有多大呢？”

谢思涵似有所悟地说：“这么说，你快回山城了？”

程雪雁粲然一笑说：“明天就走，我们山城再见吧。”

.2.

回到山城，程雪雁便不顾舟车劳顿，马不停蹄地扑在了北溟集团这个项目上。她双管齐下，一方面动用固有的资源，进行地毯式搜索。另一方面，还同山城蓝冰的高层进行了秘密会晤。可是，她千辛万苦搜寻到的三个候选人在杜鲲鹏的亲自面试之下，居然无一幸免均遭淘汰。

更出乎意料的是，山城蓝冰的几位高管对于同蓝冰中国的仲裁结果虽持有不同观点，可一听说要在一家内资民营企业工作，就都表了一个有变数的态：留下来观望一段时间再作打算。

如此徒劳无功，进展迟缓，不免让程雪雁焦灼万分。作为猎头部的负责人，除了北溟集团的项目之外，她还要兼顾公司其他的项目和日常管理。外企的工作，本就容易让人精疲力竭，心力交瘁，再加之她自身那种举重若轻的办事风格，有了压力从不向外显露，只是自己默默承受，但人所能承受的压力终归有限。几天之后，程雪雁在这体力与精力的极度消耗之下终于病倒了。

山城的气温已经高达33℃，可程雪雁却快烧到了39℃。

她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小病从来不去医院输液。尤其是抗生素类的药品，一旦平时滥用之后形成了耐药性，待到大病来犯之时就很难产生疗效了。

此时的程雪雁只觉得忽冷忽热，冷的时候盖上两层羽绒被犹觉阵阵战栗，热的时候虽只剩片衣，却仍是大汗淋漓。虽然如此，她还是坚持没有去医院，而是喝了一袋板蓝根冲剂，外加两片阿斯匹林之后便躺在床上裹着被子沉睡起来。

……

不知过了多久，恍惚之中，枕旁似乎产生了一丝微微的震颤，随之而来的是自己那熟悉的手机铃声。

程雪雁下意识地枕下摸出手机，费力地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屏幕，上面显示出一个名字：顾北江。

“顾北江……”这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程雪雁一边思忖着，一边强打着精神接起电话：“喂，你好。”

“请问是程小姐吗？”话筒中传出一个男人彬彬有礼的声音，“我是山城蓝冰——顾北江。”

“原来是顾总，你好，我是程雪雁。”一听对方自报家门，程雪雁蓦然想起，此人就是自己前些天见过的那几位山城蓝冰可乐饮料公司的高管之一——代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顾北江。两人虽仅是一面之缘，但彼此留下的印象却还不坏。

程雪雁暗想：顾北江能够主动打来电话，难道是那件事有转机吗？

顾北江似乎觉察出程雪雁的嗓音有些沙哑，便问道：“程小姐，你身体不舒服吗？”

程雪雁苦笑了一下说：“生了点小病，没什么大碍。”

顾北江先是笑了笑，然后意味深长地问：“是不是为了那件事？”

程雪雁说：“顾总是明知故问。”

顾北江沉吟了一下：“程小姐，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那件事。”

程雪雁心中一喜，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地问：“顾总莫非想通了？”

“哪里。”顾北江谦逊地说，“我是想为程小姐推荐一位比我更合适的人选。”

“比您更适合的人选？”听顾北江这么一说，程雪雁不由自主地坐了起来。

“没错，他是我的前任，一个不能称之为人的。”顾北江顿了顿，解释说，“我这话绝对没有贬低的意思。”

程雪雁禁不住笑了笑说：“不是人的人，也是人，难道还能是鬼狐仙怪不成？”

顾北江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沉吟了一下，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可望而不可即。”

程雪雁心中一凛，问道：“您的这位朋友，真有您说得那么优秀吗？”

“什么？朋友？”顾北江苦笑了一下，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但只是稍一迟疑便拉回了话题，“程小姐，见了面之后，你就知道我所言是实是虚了。”

程雪雁虽然从对方的话里感觉到一丝异样，但她还来不及仔细思考就脱口问道：“他在哪里？”

“已经辞职了，稍后我把他的简历给你发过去，你和他直接联系吧！”

“多谢您了，顾总！有机会我请您吃饭。”程雪雁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不自觉地下了地。

“就为这一个‘谢’字，也该我请你才对。”顾北江笑道，“还有一件事，就是再称呼我的时候请把‘您’下边的那个‘心’字去掉。”

程雪雁会心一笑，说：“谢谢你顾总。”

“你身体不舒服，就先休息吧，我们改日再叙……再见。”

挂断了电话，程雪雁先是倒了满满一大杯水一口气喝了下去，然后摸了摸额头感觉似乎没有那么热了，但还是晕得厉害。她也顾不上这许多了，因为顾北江说的这个人已激发了她极大的兴趣。

.....

十分钟之后，程雪雁收到了顾北江发来的简历：

萧云帆，男，1968年出生。

1991年毕业于山城大学中文系，1992年留学于英国 INSEAD 商学院，1997年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同年就职于英国 V.J 食品公司；

2000年回国，加入樵夫山泉饮品公司任华北区总经理，2003年就职于中美合资山城蓝冰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并于2005年6月12日辞职……

这份简历她反反复复地看了几遍，不由暗自欣慰：“樵夫山泉”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水饮料生产企业，蓝冰可乐更是顶级的跨国品牌，而这两点恰恰都符合了北溟集团的要求。

“萧云帆……在山城猎头业这么多年，却从未听说有这样一个人。”程雪雁疲惫地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双眼又仔细地回想起刚才和顾北江的对话：

“从话语中判断，顾北江和这个萧云帆的关系并非朋友，那他推荐此人的动机是什么呢？‘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样的人吗？不能用人来界定那会是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让她愈发百思不解。

须臾，程雪雁突然睁开了眼睛，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她先是看了一遍萧云帆简历上的辞职日期，然后又迅速登录了《蓝冰中国起风波》那篇新闻网页。

“新闻发布会是在6月11日召开的，而萧云帆则是在消息公布的第二天就辞职了，这两者之间难道仅仅只是巧合，还是他早已预见到了什么？”程雪雁紧蹙双眉，苦苦地思索着……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总比在这胡乱揣测要好得多。”想到这，她一把抓起自己的手机，然后按照简历上的联系电话拨了过去。

她先拨的是萧云帆的手机号码，按过了那一串长长的阿拉伯数字之后，听筒里传来：“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她下意识地按了两遍重拨键之后，便马上改变了主意，拨叫了萧云帆家里的电话。可谁知，等待她的仍旧是那长长的无人接听的信号音。

一阵眩晕蓦然袭来，程雪雁再次有气无力地靠在了椅背上。过了一会儿，她缓缓地站起身，打开冰箱，从里边取出一枚冰块放在嘴里咯嘣咯嘣地嚼碎咽下。吃完冰块，感觉稍微舒服了一点，便重新回到床上躺下，可大脑里始终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萧云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以其无以易之。



第二章

. 1.

自由大路是山城最为宽阔的街路，虽已是上班高峰却也没有显得特别拥挤。

谢思涵开着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随着大股的车流有条不紊地行驶着。程雪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目光若即若离地望着窗外，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

半个月过去了，北溟集团的委托毫无进展。她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

萧云帆——山城蓝冰的前副总经理，顾北江口中的那位神秘人物。他的电话始终处于关机状态，这让程雪雁一直无法和他取得联系。

她也曾按照简历上的地址找到萧云帆的住处，可去了几次都是大门紧锁。她问过小区的保安，也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这一切使得程雪雁一筹莫展，因为希望的幻象还没来得及成形便无声地幻灭了。

谢思涵早已到了山城，昨天来过一个电话，说总裁杜鲲鹏要见见她，估计是关于这次业务上的事，两人约好今早一同上路。

“雪雁，想什么呢？”谢思涵看了一眼身旁的程雪雁问道。

程雪雁收回目光，叹了一口气说：“我在想，一会儿见了面，不知道杜总得怎么寒碜我呢。”

谢思涵安慰道：“你放心吧，杜总不是那种人。他正统、大气，是做大事的人。”

程雪雁用诚恳的目光望着谢思涵，歉意地说：“对不起，思涵，这件事让你在杜总面前难做了。”

谢思涵郑重地说：“雪雁，我们先不谈这件事，你不要想得太多。随缘吧，随缘是福。”

程雪雁苦笑了一下说：“那好吧，谈谈你，这一段时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都在忙些

什么?”

谢思涵说：“我一直在新项目的建筑工地。这不，杜总也是昨天刚到的山城，连酒店都没来得及住就直接去工地了。”

程雪雁问道：“你们那个饮品公司到底建在哪了?”

谢思涵神秘地一笑说：“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不知不觉之间，轿车已经驶上了环城路，视野也逐渐变得开阔起来。又走了一会儿，天空中下起了毛毛细雨，如丝如雾一般笼罩着路边的绿树，稍远一点的景物也都在烟雨之中若隐若现，使得这一景象格外富有诗意。

一个小时之后，轿车开进了一座不大的小城镇。

程雪雁看了看外面，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谢思涵平静说：“这里叫长河县，距离山城 60 公里。”

程雪雁又问：“你们的饮品公司就在这?”

谢思涵点了点头说：“这里也是杜总的老家，他之所以把公司建在这，也是想为家乡做点事。”

程雪雁微微诧异了一下，说：“原来如此。”

说话间，车子已经转过街角驶入了一座废旧工业厂房的大院。

原有的厂房是一座石灰色的砖混结构，外观的大部分已是破旧不堪，甚至有些地方还长满了荒草，到处弥漫着一片萧索荒凉的气息。

就在这座旧式厂房的西侧，却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一派喧嚣繁忙的景象。

一座崭新的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建筑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之中。从远处看去，大批的施工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在脚手架上忙碌着。吊车、搅拌机和推土机的声音隆隆传来，一幅热火朝天，欣欣向荣的场面。

“就是这里了。”谢思涵把车停在了院内一辆银灰色的“大众途锐”越野吉普车旁边，对程雪雁说：“这里原来是县啤酒厂，由于经营不景气，企业陷入了瘫痪状态。杜总连债权带债务，还有那 106 名下岗职工的生老病死统统收购了过来。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做一举两得，既可以把原有闲置的生产设备重新利用起来，又就地解决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以后，饮品公司一旦扩大经营规模，还能为县里的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程雪雁叹道：“此举真是让人好生敬佩。”

谢思涵说：“办企业其实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要让企业只去贡献，这不现实。企业要是不赢利又拿什么去贡献？企业需要在利益与公益的天秤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才会既服务了社会，又体现了自身的价值，而杜总恰恰就是找到了这个平衡点。”

程雪雁沉思了一会儿，说：“那你们准备如何经营呢?”

谢思涵说：“对于任何一个企业而言，研发都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们首先解决了产品的研发，这款即将上市的新型饮品就是省食品研究院的最新科研成果。”

程雪雁说：“就是你们公司简介上写的那款用松子仁制成的饮品?”

谢思涵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一间红砖结构的平房，说：“那就

是杜总的临时办公室。”

二人下了车，步行了十几米，推门走入了杜鲲鹏的办公室。

听到推门的声音，从里屋走出来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见是谢思涵，便微笑着打招呼：“谢姐回来了。”

“你好，小李。”谢思涵点头示意，指了一下南面的那扇门，轻声问道，“杜总在吗？”

小李是杜鲲鹏的司机，机灵、勤快，在公司的人缘颇好。

听完谢思涵的问话，小李摇了摇头说：“杜总去工地了，让我在这等你们。”

谢思涵点点头说：“我去找他。”

小李看了一眼程雪雁和谢思涵，笑了一下说：“谢姐，你有客人，还是我去吧。”

“那谢谢你了。”

“别客气，谢姐。”小李话音未落，就麻利地推门走出屋外。谢思涵则拉着程雪雁推开门，进了杜鲲鹏的办公室。

……

杜鲲鹏人如其名，身形健硕，腰板挺得笔直。五官也都长得非常大气，浓眉大眼，鼻直口阔，言语之间始终流露着一股平和之气。

杜鲲鹏和程雪雁互换名片后，便随意地寒暄起来。这时，小李把几听易拉罐饮料模样的东西拿了过来，摆到了杜鲲鹏和程雪雁面前的桌子上。

杜鲲鹏微笑着说：“程小姐，这里不比山城，来个客人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就请品尝一下我们刚刚试验下线的饮料吧。”

程雪雁拿起一罐饮料，笑着说：“杜总，是您客气了。这里有新鲜的饮料可以品尝，有百废待兴的盎然生机，还有您百忙之中的亲自会见，这是何等高级的待遇呀！”

杜鲲鹏哈哈一笑：“我听思涵说过，程小姐睿智机敏，今日一见，的确所言非虚。”

“都是些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小聪明。”程雪雁看了一眼谢思涵说，“倒是杜总高山景行，让我由衷敬佩。”

杜鲲鹏愣了一下，谢思涵忙解释道：“是我多嘴，向雪雁透露了咱们集团收购这家破产企业的事。”

杜鲲鹏闻言摆了摆手说：“程小姐言重了，我只是借此机会为家乡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哪里谈得上什么高山景行？”

程雪雁认真地说：“您过谦了，现在像您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并不是很多。”

杜鲲鹏微微一笑，再次指了指程雪雁手中的那罐饮料，说：“程小姐，我们边喝边谈。”随之，自己先拉开饮料的拉环，喝了一口。

程雪雁看了看那个没有任何包装图案的易拉罐，也拉掉拉环轻啜了一口。刹那间，觉得浓香入口，爽滑细腻，清醇之中透着一股天然的松香。

“好香！”程雪雁脱口赞了一声，然后反复端详着手中的那罐饮料问道，“这是什么饮料，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

杜鲲鹏讳莫如深地一笑，说：“有一本古籍叫《神仙传》，其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名叫赵瞿的读书人得了一种癞皮病，久治不愈，甚为痛苦。一天，他在深山之中遇到三位鹤发童颜的老者，三老送给他五升松子。对他说，此物不但能治你的病，而且更能让你长生不老。赵瞿拜谢三老者离去，回家后便每天吃此果不辍。时至半载，果然病愈，又吃了两年，便肌肤光泽，步履如飞。”

程雪雁诧异地看了一眼手中那罐饮料，惊奇地问：“您刚才提到松子，这款饮料莫非就是贵公司即将推出的新产品？”

“不错，这饮料就是由松子仁为原料制成的，我们叫它‘松仁露’。它的配方是省食品研究院的刘总工程师，历时12年精心研制而成的。在国内外绝无仅有，仅此北溟一家。”杜鲲鹏点点头，继续说，“自古以来，松仁就被称为‘长生果’，是营养价值极高的山珍果品。刚才那个故事虽是神话，可松仁延寿美颜的功效却是无可非议的。”

谢思涵在一旁插道：“现代科学研究证明，松仁中含有多种蛋白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具有强身健脑、抗氧化，增强人体免疫力的作用。因此，以松仁为原料制成的饮品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集营养与保健为一体的黄金饮品。”

程雪雁笑着对谢思涵说：“想不到你对松仁也了解这么多。”

谢思涵看了一眼杜鲲鹏，笑着回答：“我也是跟杜总现学现卖的。”

“消费者只有认可了你的原料，才会进一步认可你的饮料。松仁是绝对天然绿色，没有任何污染的果品，而山城又是全国最大的果仁集散地，这里的红松果产量充足，我们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杜鲲鹏饱含深意地看了一眼程雪雁，继续说，“我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程雪雁会意，歉意地看着杜鲲鹏，诚恳地说：“真是对不起杜总。这件事，的确是我拖您和思涵的后腿了。”

杜鲲鹏摆摆手，注视着程雪雁的眼睛，同样诚恳地说：“今天让思涵请程小姐来，绝非是想催促此事。只是想让你知道，你的举动不是在帮助杜某和北溟集团，而是在救人。”

“救人？”程雪雁诧异地望着杜鲲鹏，不知道自己这个“猎人”与“救人”之间到底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杜鲲鹏停顿了一下，用手指了指外面，语调稍稍有些激扬地说：“原来的这个企业为什么会死掉？产品本身固然是一个原因。可一个好的产品，还要加上一个好的负责人，才是得以成功营销的基础保障。什么是负责人？就是能负起责任的人。就是能对这个新兴的企业，对这个新开发的产品，对原有这106名下岗职工负起责任的人。”

“只有产品能够成功营销，才会带动北溟饮品公司的发展，公司发展了自然就会拉动长河县的经济增长，这也才会达成杜总要帮助家乡做点事情的初衷。”谢思涵在一旁插道，“在这个过程中，人是起决定性的因素。所以，杜总才会对饮品公司总经理的人选格外重视。”

“程小姐，你现在所做的不仅是为北溟物色一个合格的总经理。而且，是在救助这个即将诞生的新企业、新产品，以及原有的那些下岗职工。我相信，只有这个问题解决

了，才不会让这个企业尚未重生就再次走向死亡。”杜鲲鹏停顿了一下，缓缓地说，“所以，我不得不在这件事上慎之又慎。希望你能理解，这也就是你曾经提供过的那三个人选，只能作为候选人，而不能成为总经理的直接原因。”

“我明白了杜总。”程雪雁咬了咬嘴唇，一字一顿地说，“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我相信自己一定不会看错人。”杜鲲鹏铿锵有力地说了一句，然后对谢思涵说，“中午就请程小姐留下，我还要到工地那边去一趟，然后咱们一起请程小姐吃个便饭。”

程雪雁笑着说：“杜总，您就别一口一个程小姐的，叫我雪雁吧，这样听着更随意一些。”

杜鲲鹏哈哈一笑说：“是我拗口了，那就这样雪雁，先让思涵陪着你，我一会儿就回来。”

程雪雁拉了一把谢思涵，对杜鲲鹏说：“如果方便的话，我也想到工地去看一看。”

杜鲲鹏起身笑道：“杜某求之不得。”随即，向屋外喊了一声，“小李，拿三顶安全帽来……”

. 2.

结束了长河县之行，程雪雁坐在谢思涵的车上，脑海里还在萦绕着杜鲲鹏刚才说过的话。

“你不是在为一个企业物色人选，而是在救助一个尚未诞生的企业……什么是负责人？就是能对企业 and 员工负起责任的人。没有一个好的负责人，这个尚未重生的企业就已经在走向死亡了……消费者只有认可了你的原料，才会认同你生产的饮料……”

一想到这，程雪雁就觉得自己无形之中，仿佛被一种超出职业道德之外的东西紧紧地裹缚起来，而备感不安。

车子行驶到距离山城大约 20 公里的时候，程雪雁突然接到了齐天舒打来的电话。电话里，齐天舒没说具体有什么事，只是说要约程雪雁一起喝茶。于是二人约好，一个小时之后在“博艺茶苑”见面。

程雪雁非常清楚：如果没有事，齐天舒是绝不会轻易给自己打电话的。

齐天舒是和众传媒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去年年初，曾成功融资 1000 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欲收购全国各地的中高档写字楼的电梯媒体资源。并且只用了不足一年的时间，“和众传媒”即占有了 69% 的市场份额。今年三月份，又积极引入第二笔风投，业界盛传：时间不会太久，和众传媒将作为第一支传媒股登陆美国纳斯达克股市。

正是在和众传媒的急速扩张期，程雪雁雪中送炭，为齐天舒有效地解决了公司发展期的人才瓶颈。和众传媒因此成为了 N. I. C 的大客户，齐天舒自然也和程雪雁成为了朋友。

下午2点30分，谢思涵载着程雪雁准时来到“博艺茶苑”的大门口。

程雪雁说：“思涵，你和我一块儿去吧，晚上去我那住，就别回长河县了。”

谢思涵想了想，说：“这样不礼貌，人家约的是你。这样吧，我先去前面的‘家乐福’逛逛，你完事之后给我打电话，我过来接你，晚上一起去你那。”

程雪雁说：“那好，你开车小心一点。”说罢便下了车，直至目送着谢思涵消失在车流中，方才步入茶楼。

“博艺茶苑”分为上下两层，一楼大厅宽敞明亮，地面一尘不染。装修的颜色以青黄为主，给人以古香古色之感。回廊四周，用红木制成的壁架上，摆放着一只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紫砂壶，还有一件件风格迥异的古玩玉器，到处都呈现出一种不刻意的复古风貌。

大堂之中，三五茶客或品茗对弈，或谈天说地，显得分外悠然。一隅之处，一位素衣少女正在低头抚琴。一曲《高山流水》悠悠传来，旋律典雅，韵味隽永，颇具“高山之巍巍，流水之汤汤”的浑然意境。

程雪雁转过曲径通幽的回廊，登上松木制成的台阶，来到一处名为“蓬莱阁”的包房前。

程雪雁不止一次来过这里。她知道，齐天舒每每有事之时，都必会以喝茶为由。因为他这种身份和地位，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清闲到专门为了喝茶而喝茶的。

包房的门虚掩着，程雪雁刚想推门进去，忽然听到里面传出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她下意识地停下脚步，从门缝向里面望去，原来齐天舒早就到了。

从程雪雁这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整个房间的场景。房间里有两个人，一个是齐天舒，另外一个是一位年纪与齐天舒相仿，身材却略显清瘦的陌生男子。

齐天舒长得白白净净，戴着一副铂金镜架的近视镜，一条真丝领带一丝不苟地系在项间，雪白的衬衫一尘不染，言谈举止间透着一股儒雅温和的大家风范。

坐在他对面的那个陌生男子，上身穿了一件纯棉圆领汗衫，下面穿了一条宽松肥大的短裤，脚下蹬着一双拖鞋，一副懒散悠闲之态与齐天舒严谨的风格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比。

齐天舒对那人说：“现在一些人言必论道。经商的谈商道，从政的讲官道，还有什么领先之道、处世之道、竞争之道，好像不讲出一些道道来，就不足以彰显自己的高超和非凡。”

对面那人没吭声，只是默默地端起自己面前那只小小的品茗杯轻啜了一口茶。

齐天舒也端起了自己的杯子说：“喝茶就是喝茶，却为什么非要附庸风雅地冠之一个道字？你说说看，这茶道究竟为何物？”

那人微微一笑，放下了手中的杯子问：“那咱们今天也俗一回？”

齐天舒也笑了笑说：“茶香飘逸，格调清幽，你我在这样的氛围中谈论茶道，就算是俗，那也是不流俗的俗。”

那人稍稍思忖了一下，说：“通过品茶而悟道，或是品饮者对茶的觉悟皆可称之为茶道。”